

“咬牙錫”究竟爲何物？

——《漢語大詞典》誤收詞條補正一例

黃宜鳳

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以下簡稱《大詞典》）收詞 37.5 萬餘條，是迄今爲止收詞最多，且“古今兼收，源流並重”的一部大型語文辭書。該書出版後，受到了學術界的好評。但隨着研究手段的改進和研究視野的開闊，也有不少學者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，並從收詞、釋義、溯源等方面爲其修訂提供了許多翔實的資料。在收詞方面，關注較多的是漏收詞條的問題，至於誤收詞目問題，卻關注不夠。今就《大詞典》所收“咬牙錫”展開討論，或可爲古籍整理和辭書編纂修訂提供一點參考。

《大詞典》云：

【咬牙錫】即膠牙錫。一種用麥芽或穀芽熬製而成，黏性很強的糖。古人常于元日食之。宋龐元英《文昌雜錄》卷三：“唐歲時節物，元日則有屠蘇酒、五辛盤、咬牙錫。”

據其所釋，“咬牙錫”即“膠牙錫”。查《大詞典》“膠牙錫”，謂“用麥芽製成的糖，食之黏齒，故名。舊俗常用作送灶時的供品”，引南朝梁宗懷《荊楚歲時記》、唐白居易《歲日家宴戲示弟侄等》詩、清袁枚《隨園詩話補遺》載謝學墉《送竈》詩、魯迅《華蓋集續編·送灶日漫筆》等 4 例爲書證。“咬牙錫”與“膠牙錫”釋義基本相同，可見應爲同一食品。

“膠牙錫”是舊俗送灶時的常見供品，又作“膠牙糖”。如《太平御覽》卷二十九引漢應劭《風俗通》：“於是下五辛菜、膠牙糖，各進一雞子。”亦作“膠牙糖”。清乾隆《御製詩三集》卷九錄于敏中詩：“撒荔傳柑席待張，醲浹前宵藍尾酒。甘餘隔昔膠牙糖，廡璫授簡叨榮遇。”“錫”、“糖”、“糖”同。《集韻·唐韻》：“糖，《方言》：‘錫謂之糖。’或作錫。”（《漢語大字典》按語謂“《方言》卷十三作‘錫’”）唐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五十二：“蔗糖，又作糖。以甘蔗爲糖也，今糖是也。”“膠牙錫”後世詩文習見，如唐白居易《七年元日對酒五首》之三：“三盃藍尾酒，一櫟膠牙錫。”宋范成大《吳郡志》卷二：“二十四日祭竈，女子不得預。二十五日食赤豆粥，云辟瘟，舉家大小無不及，下至婢僕貓犬皆有之。……除夜祭畢，則復爆竹，焚蒼术及辟瘟丹，家人酌酒，名分歲食物，有膠牙錫，守歲盤。”吳自牧《夢粱錄》卷六《十二月》：“二十四日不以窮富，皆備食錫豆祀竈。此日市間及街坊叫賣五色米食花（闕）、膠牙錫、箕豆聲，叫聲鼎沸。”元方回《十二月大暖雨二十四晝夜二十五日始雪》詩：“夜來聞祭竈，猶賣膠牙錫。”亦省作“膠錫”，《大詞典》收錄，謂“稠厚的飴糖”，引宋洪邁《夷堅乙志·小邨先生》一例。亦見於其他文獻，如宋曾豐《緣督集》卷一《乞如願》：“來紫姑□甘有兮，松醪糝以兮膠錫。”明王肯堂《證治準繩》卷二十四《建中加木瓜柴胡湯》：“每服一兩，水三盞，煎一盞半，去查，下膠錫兩匙服。”

按，“錫”亦作“糖”。《說文·食部》：“錫，飴和餼者也。从食，易聲。”鈕玉樹校錄：“此即糖之正文，當从易作錫。”清程際盛《駢字分箋》卷上《飴錫》注：“錫、糖一物，初無二義，其分爲二字兩音，當自陳以後也。”以《風俗通》“膠牙糖”與《荊楚歲時記》“膠牙錫”（《四庫全書》本作“膠牙錫”）例之，《大詞典》所舉白居易詩，《白氏長慶集》卷二十四“膠牙錫”下

注“徐盈切”，白氏《七年元日對酒五首》之三以“錫”（亦有寫作“餈”者）、“爭”爲韻，元方回詩以“錫”、“聲”爲韻，程氏之說是。明田汝成《西湖遊覽志餘》卷二十：“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，民間祀竈以膠牙餈、糯米花糖、豆粉團爲獻。”

祭灶所用“膠牙餈”，其作用是黏住灶神的嘴，以免到玉皇那兒去說是說非。《荊楚歲時記》注謂“膠牙者，蓋以使其牢固不動，取膠固之義”，宋元以來類書，如朱勝非《紺珠集》、曾慥《類說》、元陶宗儀《說郛》等所載多出於此。清袁枚《隨園詩話補遺》卷七載謝學墉《送竈》詩說得更加直白：“莫向玉皇言善惡，勸君多食膠牙餈。”

就具體語境而言，《荊楚歲時記》提到的食品有椒柏酒、桃湯、屠蘇酒、膠牙餈、五辛盤，《風俗通》有五辛菜、膠牙糖，《文昌雜錄》有屠蘇酒、五辛盤、咬牙餈。“五辛菜”即“五辛盤”，明李時珍《本草綱目·菜一·五辛菜》：“五辛菜，乃元日立春，以葱、蒜、韭、蓼蒿、芥辛嫩之菜，雜和食之，取迎新之意，謂之五辛盤。”則“五辛盤（菜）”、“膠牙餈（糖）”或“咬牙餈”爲三書共同提及，因此，“膠牙餈（糖）”、“咬牙餈”確實應爲同一食品。但以《四庫全書》全文版統計，“膠牙餈”正文 54 見，注文 18 見；“膠牙餈”正文 29 見，注文 14 見；“咬牙餈”則祇有《文昌雜錄》1 見（見文淵閣本 862 冊 668 頁下 6 行）。從數量上對比，“咬牙餈”這一例十分可疑，況且，宋胡仔《漁隱叢話後集》卷六引《文昌雜錄》作“膠牙餈”（文淵閣本 1480—417 下 10），蔡夢弼《草堂詩話》卷上引作“膠牙餈”（文淵閣本 1481—522 上 12），均不作“咬牙餈”。我們多方查考歷代詩文，未見有作“咬牙餈”者，“咬”疑爲“胶”字形誤。“胶”字最早見於南朝梁顧野王《玉篇》，雖然意思與“膠”的簡體“胶”字不同，但不排除宋以來民間有以“胶”代“膠”字的用法。又，《四庫全書》“膠餈”正文 5 見，未見“咬餈”，亦可

進一步證明“咬牙錫”的“咬”爲“胶”形誤，正如元程文海《雪樓集》卷二十六《己丑除夜留遠齋十絕》之六：“何年呼得竈爲君，鼻是烟窓耳是鐺。深夜乞靈余不會，但令分我膠牙錫。”“錫”爲“錫”字形誤，音糖，否則失韻。《大詞典》“咬牙錫”謂“即膠牙錫”，其訓釋理據亦莫知所本，恐因編纂者失於考校而誤立詞目，應予刪除爲是。

（黃宜鳳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/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
2004 級博士研究生 郵編 610064）